



天涯诗海

夏至

(外二首)

李志胜

凉面、凉鱼都可以吃了 黄瓜、豆角、西红柿 纷纷与鸡蛋联姻 大快朵颐的生活,被大量发行 绿叶翻卷的荆芥开始介入

碰到的暗影,许是些阴凉 蝉噪,蛙鸣,虫鸣 推搡着炎热、雷雨、鬼故事 像时今之家 往外赶不受欢迎的人

琐趣碎兴,替代梦想 人生轻奢,纺棉花一样 被纺出线,纺成了线锤儿 每匹布,每幅画 都有自己白昼般明亮,悠长的 经年

夏叹

一只来自童年的蝉,趴在 比网络还稠密的绿海中 唐诗醒了,宋词醒了,民谣随 南风落下 溅起一塘荷色,满耳蛙鸣 那个手拿粘杆儿,一下一下 捕捉盛夏故事的人呢 他微笑的样子,像一枚熟透 了的黄杏儿 抑或一颗又面又香的大甜瓜 骑土墙的藤蔓顽皮,拂树梢 的夕晖 安静若水 入夜,不时地被闷热 闹出些小失眠 空调制冷,只是西洋药,治 表,不治本 那舒缓摇曳的大蒲扇,念 经似的檐雨声 防暑,降温 如今却顺着力不从心的拐 杖,纷纷滑脱 化作一声砸地叹息

夏祈

夏为大,至为极 晨风中的小西瓜蔓儿,是六 月里 另一群幸福的孩子 竖起的竹竿,拉扯的五彩线 绳 任他们攀,或者爬 好好享受一年中夜最短、昼 最长的一天 前提是不要舍弃一个好身体 就像我,早早起来 洒水,扫地 安抚辣椒、茄子、黄瓜、丝瓜 各就各位 目视蓝莓、肉桂、冬枣、石榴、 葡萄 开枝,散叶,育果…… 当然,善待薄荷、荆芥的同时 始终没有忘记院外 踱步的小花猫 它们趁黑暗肆虐之际,一边 一个卧门墩 值守,劳苦功高 我在品享繁茂和诗意的日子 拒绝做一位忘恩负义者 这一点,希望对流的阳气知道 希望一颗颗童心意的天地 里,风调雨顺 立年见影

百家笔会

你在与谁擦肩而过

符浩勇

越来越 疲惫,林媚和 猫咪隔着浴 室的互动也 停止了。她 记得她准备 的猫粮还够 用半个月,她 想,或许小猫 比她的生命 还长。

“嘭”的一声,浴室的门关上了。浴室里的林媚不去理它,但门的关合声显然惊动了门外温柔的猫咪。它凄凉地叫了两声,林媚也接着“咪咪”回了两声,表示对猫咪的温情和安慰。

林媚在柔和的灯光下,在浴池正享受着热水的爱抚,氤氲的水雾包围着她,她宛若绰约多姿的仙女。门的关合并没有打扰她洗浴的心情。这是她一天最舒意的时光,挣扎了一天的灵魂会卸去满身的疲惫。只不过今天她参加年终值班回来,已是凌晨两点。她进了家门,习惯性地反锁好防盗门,蹬去休闲式皮鞋,脱去职业套装,拎起睡袍就进浴室了。

三十分钟后,林媚才起身走出浴池,她下意识去打开浴室门,却发现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不可能吧?浴室的门只有从外面打不开,而从门的里面是可以打开的。她穿好睡衣又去抓门把手,可门把手却转动不了,显然内芯锁住了。怎么办?她用力推挤门,却还是不能打开。门外的猫咪又叫了起来。

手机也不在身边,林媚记起回家脱下职业套服时,把手机放在了卧室。她试图呼唤苹果智能siri系统,可是或许距离太远,手机没有一丁点反应。她又想到卧室里的智能音箱,她对着浴室上方的排气扇窗口喊了

三声,但智能音箱没有这个功能。她对门外的猫咪唤了几声,猫咪倦慵地回了几声。

林媚知道这样折腾下去不是办法。她开始感到疲惫,决定先睡觉,保持体力。她通过智能语音设置调好早晨七点的闹铃,那时小区就会有人早起晨练,大院里通常有练太极的、舞剑的和慢跑的,她的浴室靠近楼道电梯边,稍有响动,她就可以求救了。于是,她靠着浴池边坐下来,一打盹竟真的睡着了。

次日是大年初一,林媚被急促的闹铃声叫醒。正如她期待的一样,楼道外的电梯有了开合的响动,显然有人停止了脚步,循声而来。她敲击浴室的落地水管,焦虑地说明被困的情况。有个中年妇女警惕的声音响起:“一个人洗澡,为什么要关浴室门?”又有另一个人声音:“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

她在重复诉说中,嗓音不由得提高了。马上有人说:“你被困了,声音还那么大?”

她来不及详尽解释,先前那个中年妇女又说:“这年头有拦车碰瓷的,大过年的,谁敢把自己困在家里?”刚说完,就听见有人离开的脚步声。

她急了,又猛击了一阵落地水管。这时,小猫也开始“咪咪”发声了。楼道里就有人说:“家里还养着

猫,搞什么恶作剧?这是春节,不是愚人节……”

她凭声音判断,至少有三人经过她的门口,却没有人相信她的困境。她几近绝望,声嘶力竭地拼力呼喊:“有人吗?有人吗?……”她的喊声没有再引起人们的注意。

节假日许多住户回家过年去了,但城市的节日喧闹声开始升腾,几乎遮掩了她干哑的声音。楼道电梯处又寂寂一般恢复了平静。

林媚沉静了下来,作了最坏的打算,本想闭目养神的,却不由得思绪纷飞。她所在的城市是一座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市,外来人口多,过年过节时,空荡荡的静寂成了不二标志。平时小区里各住户都显得很忙碌,有时候在楼道或电梯里遇上,四眼相对,也视同陌路,匆匆擦肩而过。本来她是准备回北方飘雪的故乡过年的,但公司有紧要事务让她加班,她就留了下来,家里人惦记她,说给她寄年货过来。

于是,她忽地想起了有快递,今天会不会有快递员过来?但她马上又失望了,大过年的,快递员都放假了,就算有快递,也是过了大年初三才派送。节前快递与物业早就约定好,过年期间快递不能送上楼,门卫处的快递柜放满了就临时放在门卫处,等待过完年回来的业主去领取。

时间悄悄滑向下午。林媚再也睡不着了。她伸长耳朵,贴在门处仔细聆听着楼道电梯的响动,期间似乎有三次电梯门关合声。她不断敲击着落地水管,企图弄出更大的声响,用尽余力喊着:“有人吗?救救我!”猫咪也在不停地用脚爪挠门,发出不安的叫声。

越来越疲惫,林媚和猫咪隔着浴室的互动也停止了。她记得她准备的猫粮还够用半个月,她想,或许小猫比她的生命还长,如果等到大年初七上班,公司发现她旷工或者失踪了,来找到她时,她或许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林媚最终得救了。小区一个年纪稍长的保安,过年没有回家,因为可以多领过年加班费。他是凭着女孩的快递地址找到女孩14楼房间的。他报了警,还请人开了锁。

事后,林媚千般感激他,说了又说:“是你救了我,一辈子我都会感谢你!”他却说:“不要感谢我,是你自己救了自己!我在这个小区当门卫快八年了,每天都与多少人擦肩而过。你是三年前住进来的,也是唯一的上下班都跟我打招呼的人。你昨晚可能加班了,很晚才回来,可今天一天没看到你出来。这大过年,小区很冷清,我有些担心,就……”

琼岛风情

通堂可亲

王学艺



进了不老的传说。

听说我对传统人文感兴趣,吴玲特意带我走访村里的老民居。这里有很多斑驳沧桑的老屋仍住着人,仍然烟火飘散、生机盎然。海南常年多雨,那受潮霉变的墙,从屋内便可直观瓦片的南方传统民居,看起来特有生活意蕴,特有穿越时空的沧桑感。我陶醉在这独有的意味里。

“这就是我家的老屋,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通门?”走在一户门前,吴玲驻足指着里面对我说。

这是一溜三间建筑形式的房子,

每幢房子的堂屋前后都有门,七八家的堂屋一眼就看到了底。

“三叔!” “四爷!” “五爷!”

吴玲领着我走过一道道门,穿过一个个堂,亲切地跟每一位长辈打着招呼。走到五爷住的屋子,一位看上去七八十岁、清瘦矍铄的老人,赶紧叫家人给我们端水搬凳。

老人告知,这就是通堂形式的房屋。过去一代代人生活相互交叉,这种房屋方便来回照应,后人依此建下

去,通堂便自然成为现在的居住形式。海南气候炎热,冬天保暖不是问题。通堂形成自然风,夏天起着消暑作用,加之居住的都是自家人,昼不关门,夜不闭户,自古如此。

老人说:“我们这通堂相当于你们那院落的同堂,即使以后分家了,无论实际和形式上的同堂也永在。”

吴玲三叔的房子翻新了,但仍修旧如旧,堂屋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老屋能用的木料经打磨上漆,再用现代工艺施工,又焕发出盎然的生机。

“这是祖,这是亲,这是血脉相承。”方脸大眼、戴着黑框眼镜的三叔笑着对我说。

农耕时代的中国,同堂是特殊的字眼,堂亲虽非一个父母,但聚的一个堂,吃的一锅饭。孝敬长辈,关爱后代,孝与亲在堂上温馨无尽,和谐和关爱跃然堂间。

罗案村的同堂迥异于内地,这出乎我意料的形式上的同堂,屋舍不灭,同堂永远。一连串的门,一连串的堂,一连串的亲。在依然炊烟袅袅的民居瓦舍里,虽非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可堂的内涵穿越岁月时空,被演绎得意蕴悠远。

有堂屋对联这样写:“堂前堂乐和,屋后屋和乐”。斑驳的白墙门户两旁,映衬着火红的对联,堂的概念超越方寸之间,把亲情与和谐紧密相连。同堂,通堂,堂屋,血脉亲情永远的根。

崖州保平村

(外一章) 吉才惠

宁远河畔,崖州古城西南八里。龙溪和风水,相约而来。在千年古村交汇,孕育福泽宝地。

村里蜿蜒的小巷,青石板路上回响的脚步声,陪伴明清古宅,走过漫长的岁月。门楼、正室、横屋、正壁组成的四合院,屋脊飞檐翘角,浮雕装饰灵动。时光仿佛在这里停留,痴情的守望,演绎出娓娓动听的“保平故事”。

走进保平村,犹如走进一座历史文化馆。一阵清风,飘来花香和书香,洒满崖州人家。

“保平书屋”院落里,几位长者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孩子,他们正在传唱崖州民歌,乡音袅袅,余韵悠长。

崖州后人,赓续千年文脉的精神,宛如夏日的阳光,执着而炽热。

古时保平村,今日保平村。岁月变迁,风韵犹存。

大小洞天

崖州古城,鳌山脚下。一道空灵的南海福门,慈眉善目。在这块风水宝地,我看见了,天空更蓝,海水更清。

历经风雨,摩崖石刻上的诗文,依然鲜活灵动,耐人寻味。走近它们,我仿佛听到先贤圣哲呼吸和心跳的声音。一束仰望的目光,清澈而虔诚。岩石用自身的坚韧,守护一方净土。

在山海之间,我沿着时光的足迹,探秘鳌山的灵性,领略大海的情怀。

走出大小洞天的一刹那,我的内心豁然开朗,目光所及皆是“洞天福地”。

生活记事

两元喜酒

马海勇

拿两元比我们拿五元钱困难多了。大福老婆身体不好,孩子生下来没出满月就住了两次院,花了不少钱。再说,大福来咱家喝喜酒,是把咱当知己,若觉得和咱关系一般,别说请一趟,就是请十趟,他也未必肯来。”

宴席开始后,伯父入席就座。他和大福叔紧挨着,席间一个劲地给大福叔夹菜。那天,大福叔和伯父都喝得有点多。大福叔借着酒劲儿和伯父畅谈未来,说他想做小生意,伯父举双手赞同。伯父有经济头脑,给大福叔出了很多好点子,大福叔的小生意越做越好,日子渐渐好转起来。

人情的偿还不仅限于金钱,伯父家只要有事需要人手,大福叔都跑来帮忙。大福叔也把伯父当亲大哥看待,有啥事情都请伯父帮忙拿主意。富裕起来的大福叔,一次酒后吐真言,说起当年他给伯父随礼两元,是伯父亲自去他家请的他。伯父说,大福叔若不去,便是瞧不起他。当然,大福叔也馋酒席了,那几年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都忘了肉是啥滋味了,所以一请便到了。

那场喜酒不仅让大福叔吃好吃好,加深了邻里情,同时也打开了他的财富之门。

有趣说说

专家之言

阿紫

有位犯罪心理学专家成了网红,每发一段视频,点击量都很惊人。我也算是她半个粉丝,听了她的一些观点深受启发,但又觉得有时说的并不对。

有一次,专家说生活中众人爱打老婆。这类人在外面不敢与人争执,属于受气包。回到家里,往往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到老婆身上。而那些在外喜欢打架惹事的狠人,在家通常很疼媳妇,从不打老婆……

对于前半部分,我很赞同。亲戚中就有那么一位,在社会上唯唯诺诺,是个老实人。回到家里如同人格分裂,是打老婆的小能手,最终离了婚。至于后半部分,我就不认同了。

结婚前,我一直住在父母家。那个家属大院很像电视剧《狂飙》里的旧厂街,我的邻居、同学中有些坐过牢,属于传说中的“社会人”。他们在外争强斗狠,三天两头进局子,回到家里,手也不闲着,他们的老婆脸上常挂彩。对外人狠,对老婆不动一个手指头的,我真没见过。或许有,估计也是百里挑一,并非普遍现象。之所以如此,窃以为习惯于拳脚表达意见的人,骨子裡觉得暴力是很平常的交流方式,他们的思维与常人不同。

那位专家为什么会认为狠人往往是宠妻狂魔?或许这是女性视角的臆想。也可能因为专家没在“旧厂

街”待过,她的调查方式是对犯罪分子口头采访或问卷,人家不一定说真话。专家不全是有身份的人,我有时也被视为“专家”。我曾在轮胎厂当过5年检验员,做过4年销售,常被人家请教轮胎方面的问题。

今年初,岳父从网上买了4条轮胎,每条售价78元。我劝他放到楼顶平台上,填上土,用来养花。岳父开的是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一条轮胎正常价起码300元。如果是硫化翻新胎,要做到外观上和翻新胎一样,七八十元肯定不够本。

我的从业经验来自20多年前,当年有些个体户耍小聪明,回收胎纹尚有一定深度的旧轮胎。用雕刻刀深挖,挖到不伤及帘线层的程度。加深胎纹,然后刷上黑漆,看上去就和翻新胎无异了。至于岳父买的轮胎是不是这么弄出来的,我不敢下结论。毕竟我的经验或许过时了,如今也许有了新的“黑科技”。

作为轮胎领域曾经的“专家”,我只能给岳父分享我过往经历,不敢下什么定论。有一点毋庸置疑,“事出反常必有妖”,价格低得离谱的商品用不得。尤其事关生命安全,贪小便宜必吃大亏。

虽然20多年没去研究轮胎了,但凭着以往的资历,我仍可以假模假样地给人指点迷津,大多数人会相

信。好在我这人胆小,只敢分享和商榷。窃以为那些真正的专家,也不妨胆小一点。他们中许多人,其实也很久没踏踏实实搞研究了。而普通人不应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专家的话不是圣旨,完全可以质疑。